

以爱之名,与艾同行

●“湖南艾滋病治疗第一人”的难忘经历 ●老教师与她的五个艾滋病学生 ●艾滋病患者的“终极三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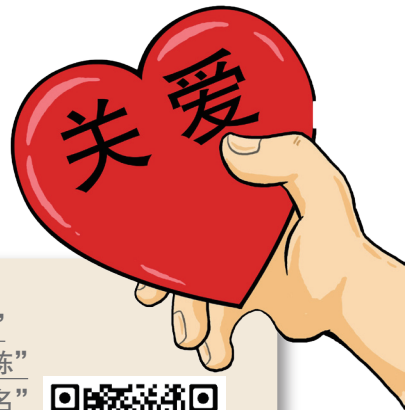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章清清 吴小兵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

这是12月1日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公益主题歌曲《拥抱你》中的一句。说起艾滋病，有人用“五味杂陈”来形容。病毒进入人的肉体，恐惧与误解也随之渗入他们的人生——这是一种需要用药抵消病症、用爱与“污名”争斗的疾病，身心兼治，方有未来。

在地球上，平均每分钟都有一个孩子死于艾滋病，有超过1500万的儿童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父母。正如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所言，面对痛楚，何以抗衡？唯有爱。

在11月末以来的采访中，我们见到了太多心中有爱的人：既有湖南艾滋病治疗第一人、多年来在朴素的研究室里勇敢作战的老教授，也有成立公益组织，免费为惊恐的患者带去希望的年轻人；既有守在大山深处，为那些无处可去的孩子带来一个家的“姑姑”，也有为关爱患病人群而奋笔疾书的女作家……他们的种种，无一不在这个寒冬里，带给了我们最深的温暖。



扫一扫转发此文，以爱之名疗“艾”之伤。

“湖南艾滋病治疗第一人”——郑煜煌



湖南艾滋病治疗第一人郑煜煌为湖南第一名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进行诊疗。

恋人之间：“我若在这个节骨眼离开，他会死的”

“你先出去一下，我要跟郑教授谈谈。”黄芳（化名）转头，轻声细语地对男友周铭（化名）说。

周铭神色复杂，但还是默默地走开了。

他一走，黄芳淡然的表情就挂不住了。她捂住了脸，良久才问：“教授，我和他是完了，还是可以走下去？”

坐在黄芳面前的教授叫郑煜煌，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艾滋病研究室的“主人”。他于2001年创建湖南首个艾滋病科研单位及专科门诊，收治湖南首例艾滋病患者，并开始

了我省第一例成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2003年开展了湖南首例儿童艾滋病抗病毒治疗；2006年阻断了湖南首例艾滋病母婴传播……16年来，郑煜煌屡创湖南艾滋病治疗的“第一”。

郑煜煌的身份，也是黄芳内心煎熬的原因——2016年，在外打工的男友周铭因为不洁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彼时她正在常德的家中期待着他们的美好未来。

“我最初见到他们的时候，周铭很后悔，在我面前哭了很久，甚至跟黄芳提出：‘我们

到此为止吧。虽然从大学同学到恋人，我们的感情很深，但我不能误你终身，我犯的错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看得出来，黄芳也很矛盾，一直举棋不定。”11月24日，在研究室里，郑煜煌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讲述了这对恋人的坎坷故事。

当时，郑煜煌为周铭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周铭的病情已到了中期。经过针对性治疗，三个多月后，周铭有所好转，病毒指数也降了下来——但陪同而来的黄芳却显得心事重重。

这一次，在特意让周铭回避后，黄芳才一股脑地向郑煜煌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苦闷。

从黄芳的话里，郑煜煌得知，她现在最纠结的就是感情和现实的取舍，“我的父母本就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现在他又感染了艾滋病，我更不敢跟家里人开口”。

黄芳还说，为了让她离开，周铭故意和她吵了几架，“虽然他嘴上说要我走，但我看他那

个眼神，知道如果我走了，他肯定会放弃生命的。这样一来，我真不忍心离开他”。

见黄芳如此善良，郑煜煌很感动。“我告诉她，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而目前的研究数据也表明，艾滋病人的预期寿命几乎可以达到正常的人均寿命。只要处理得当，身边人也不会被感染，可以正常生育，相爱的人是可以过一辈子的。”

除了在医学上给黄芳解惑，郑煜煌还鼓励她，人这一生总有困难坎坷，也会犯很多错误。关键是，艾滋病患者需要患者自己、医务人员、家人和社会的理解，四者缺一不可，“既然你和小周感情这么深，那你可不可以给小周一个机会呢”？

郑煜煌告诉记者，因为艾滋病的属地治疗原则，周铭拿到治疗方案后，便一直在当地医疗机构继续治疗。“前两个月，两个人再来我这里，我一看，嘿！大姑娘小伙子都漂漂亮亮、神清气爽，黄芳很开心地告诉我说：‘郑教授，我们要结婚了！’”

亲人之爱：“爸爸犯了错，我们得给他改的机会”

每一个与艾滋病抗争的患者还有他们的身边人，都让郑煜煌感触很深——艾滋病考验的不仅仅是医疗技术，还有亲情、伦理和人性。

今年10月，娄底的老钟（化名）来到了郑煜煌的研究室——因为肿瘤准备接受手术的老钟，在术前检查中发现患有艾滋病，且已经到了晚期。

老钟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钟洁（化名）已经结婚生子，二女儿还在读书。刚开始检查的时候，郑煜煌发现，只有老钟的妻子和一脸不情愿的大女儿过来陪同，老钟的女婿根本没有露面。肿瘤手术后，郑煜煌开始为老钟准备后续

的艾滋病治疗方案。此时，钟洁找到了郑煜煌。

“她问我：‘我爸爸这病花钱还有底不？我不想给他治了。’我就问她，‘为什么不想治了？’”钟洁告诉郑煜煌，自己的母亲为人善良，养猪种地样样都干，还要带孙子，日子过得辛苦，而老钟平时在家好吃懒做、打牌赌博，而且“还在外面有人，对不住我妈”。

“我爸得这个病是他自找的！如果是别的病还好说，但这个病我不想给他治。我和我老公打工的收入也不高，妹妹还在读书，我们还有孩子要养，这个钱我花不起。”钟洁这样阐述她想放弃父亲的理由。

“当时我就问她：‘那你觉得现在的治疗效果如何？’她回答说：‘治疗效果是可以的。’我接着就说，这一次是集中把大钱花了，以后的治疗，没有这么大的开支。而且，这是你的亲生父亲，我不是很赞同你放弃他。子女犯错，老辈人会选择原谅和教育；那为什么长辈犯错，我们要如此严苛对待呢？你如果抛弃他，他很快就会失去生命。从伦理的角度来说，抛弃父亲是不对的。”郑煜煌如此劝说钟洁。

最后，钟洁接受了郑煜煌的建议，坚持了下来。“经过治疗，老钟目前好好活着，家里人也都没有被感染。”郑煜

煌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他接诊的对象中，有近九成的人会单独前来，两夫妻一起来的很少，有的人甚至是让老母亲陪着来。《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了感染者有义务告知其配偶或者性伴侣病情，但这条规定在现实中缺乏约束力。

“在现实中，患者存在诸多顾虑，不少会选择隐瞒病情。”郑煜煌说，虽然查出来是艾滋病就分手、离婚的恋人和夫妻不在少数，但根据他的统计，有超过七成的夫妻，即便是一方查出艾滋病，也还是维持了家庭关系，没有离婚，“善良的人还是大多数，你看老钟家，不就是这样么”。

中国首家艾滋病关爱中心——怀化市洪江区关爱中心

无私之爱：守护无处可去的孩子们

11月28日清晨6时，阳光刚刚从远山的罅隙里透出来，郭福宁和另外两个姐妹开始准备5个孩子的早餐，锅碗瓢盆的声响尽量轻细，以免吵醒孩子们甜美的梦。

徐京洪骑着摩托车正往山顶上赶，车子在山谷间发出清脆的轰鸣。作为中国首家艾滋病患者关爱中心——怀化市洪江区关爱中心主任，从2004年洪江区政府与澳门利玛窦社会服务机构共同创建关爱中心起，他在这条山路上已经奔波了13年。

徐京洪是洪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而包括郭福宁在内的三位女性志愿者则由澳门利玛窦指派。志愿者们为入住的艾滋病患者提供生活起居、临终关怀等服务，疾控中心负责医疗救助和降病毒等方面的帮助——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

目前，在关爱中心生活的有8名成人和5个孩子。他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排斥，都是“无处可去的人”。

身体里的“坏小人”

“姑姑，我不想吃这个菜，可以吗？”6岁的楠楠（化名）挑出碗里的菠菜，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郭福宁。

在关爱中心，孩子们都管郭福宁几个叫“姑姑”，叫得多了，那些比她们年纪大上一截的成年人，也都跟着叫“姑姑”。

“不可以的，姑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坏小人，平时坏小人是睡着的，可如果我们不好好吃饭补充营养，坏小人就会醒来，和我们捣乱。菠菜是有营养的，所以要乖乖吃掉。”对于孩子们身体里潜伏的艾滋病毒，郭福宁并不避讳，她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孩子理解他们的病。

听到有营养，而且能打败身体里的“坏小人”，楠楠把菠菜吃得干干净净，一片叶子也没留。

孩子们吃完后，会排着队自己洗碗。他们的被子自己叠，衣服自己洗，宿舍也是自己打扫。“会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独立自理的好习惯。”郭福宁说。

除了比一般的孩子更加懂事乖巧，这些孩子从来都不打架，这也是郭福宁她们从小悉心教育的结果，“打架会造成受伤出血，病毒会通过血液传播”。

（下转 A04 版）